

回忆老屋

温西中学九(1)班 吴怡颖

黄昏 老钟 枯藤 榕树

——题记

午后 路过一缕缕金色的阳光 抚摸着老屋前盘虬的榕树 我 感受到生命的强劲。

这 曾经是我儿时的乐园。与我一起长大的榕树 现在比我还高大数倍 树冠呈圆形 远望像一把绿色的巨伞 近看盘根错节 叶茂蔽天。挂下一蓬蓬茂密的胡须 好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 目光深沉地注视着人世变迁。老屋被遮得严严实实 蚯蚓曾在这里给大榕树下的泥土 做按摩 鸟雀们在这里留下居住的痕迹。幽深的小径蜿蜒着 延伸到它可以到达的菜园。

走进青翠欲滴的菜园子里 有时会遇见 捣蛋鬼 来破坏蔬菜 还有翩翩起舞的蝴蝶 宛若仙人之姿 令人惊美不已。风儿轻轻地吹着 树叶儿 沙沙 地唱起充满无限回忆的童谣。抬起头来 望着那历经沧桑的大榕树 脑海中过往的一幕幕涌现出来

阳阳 快点来帮忙呀！爷爷慈祥地对我喊道。我应声跑去 阳阳 这些野草对蔬菜可是有害的。它会和蔬菜 抢水喝 你能帮爷爷拔掉它吗？ 好！我似懂非懂地回答。那时我还太小 根本不会懂得这些大人所说的 大道理 。虽然我坚持不懈地拔野草 但它肆意疯狂生长 几天又长得老高 可如今菜园已转让给李姓人家 我再也听不到爷爷那声声慈祥的呼唤。

老屋的一角变得残破不堪 许是时间久了 坍塌了 望着 望着 心中有股莫名的冲动

推开朱红漆的大门。满是灰尘的木门 嘎吱 一声 老屋的叹息划破了这儿的寂静。一米阳光穿过门的缝隙 穿过我的身体 在地上形成金色的流影 一股潮湿的气味扑鼻而来 似乎在抱怨无人居住

因为年代久远 蜘蛛网在墙角张狂地铺着 好似要占据整个房间。缕缕金光打在蜘蛛刚刚织好的网上 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轻轻地擦开面前那网 向屋里走去。

老屋里的钟不像以前那样发出 滴答、滴答 清脆的声响 只自顾自地耷拉着脑袋 好似一个老老年人在沉思 全然不睬我热切追寻的目光。屋里的墙壁上 至今还有我一年记录一次身高的痕迹 一年不一样的划痕 一年不一样的高度。还有我稚嫩小手的纹路和道道铅笔的印记 由于时间过去太久而显得有些模糊 我小心翼翼地回忆起以前的美好时光 害怕被某种东西打破 可能是时间 可能是现实。于是 我把它刻在心里 希望它在我心中永远保存下来 但它宛如碎玻璃 再也没有昔日那般美丽！

手指缓缓地划过玻璃 走上对面的木楼梯 走向阳光灿烂的地方 这时便有 独上西楼 的意境。拉开房间的窗帘 推开封闭已久的窗户 阳光迫不及待地跳入 穿破儒雅的白 流动捉不住的黄 刺痛了我的眼睛。

空气中充斥着阳光的味道 让人的心也随之深沉 变得平缓 恬静。闭上眼 去感受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调侃的风和着阳光的暖在耳边轻轻低唱 知了在午后聒噪 和着白杨 哗哗 地响 还有老屋里熟悉的 味道 在阳光下湿润的气息缓缓流淌。这里的一切 都让我感觉到那么唯美而又真实！

不知不觉中 暮色笼罩了田野 暮色灌满了老屋。星光下 遥望老屋 心里升起一种深长的敬畏 它像一座静穆的庙宇 寄存着岁月、生命、血脉流转的故事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 老屋、草木、爷爷，是少年成长中浓墨重彩的情节。光阴已经远去，曾经温暖的亲切成为惆怅的回忆，一些细节历历逼真。作者采用优美的语句，携带个人生活的局部经验，反映出社会生活时序的翻转起伏。但是，忽略了基本的生活常识 榕树和白杨不是同一地域特征下的树木 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老屋附近。

那时，那炸麻糍

市三中七(2)班 李金骅 指导老师 汪晓霞

我的奶奶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每每提起她 在我耳边响起的 便是那如风似的匆匆脚步声。就是这样一位老人 却带给我无限温情。

跌进记忆的长河 抓住那段温暖的时光。小时候 在我的记忆中 是无忧无虑的代名词。午后的阳光总是最温暖的 搬张小椅子 学着老人们的样子躺在椅子上晒着太阳 那是再惬意不过了。这时 奶奶的炸麻糍便被我惦记上了。

小孩子是精力最旺盛的 没躺多久 就又活力四射了。蹦蹦着 把正在与邻居们聊天的奶奶拉过来 半撒娇地请求奶奶：奶奶 我肚子饿了 这时 奶奶就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了 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好的 好的 马上给团团炸麻糍去喽。这时的我 便会心一笑 牵着奶奶的手把奶奶直接拉到厨房去了。

具体的步骤早已记不清了 只记得要先放油 油一倒下去 这个厨房便好像有了生机 滋滋 的最动听的声音 仿佛小精灵一般在我的耳畔跳着舞。这种声音的响起 宣告着我的胃有了着落。那麻糍一入锅 油花叫得更欢了 香味也散发到了整个厨房。这时 我总会去把厨房的门关上 好像这样就可以牢牢地锁住香味一样。我贪婪地吸着溢在厨房中的满满的麻糍香 口水也不知什么时候涌了出来 不知已经咽了多少回

炸麻糍在我的口水声中出炉了 我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 大口地咬着炸麻糍 耳边还回荡着奶奶那 慢点吃 还烫呢 的劝告。

伸手 窗外的雨丝飘入我的手中 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奶奶 早已不在了 剩下的也只有回忆。耳边 是雨声 是那油花的 滋滋声 似乎 还有那匆匆的脚步声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 奶奶煮出来的炸麻糍 是最接地气的饭食 也最能代表祖孙精神上的依托。文章叙事生动 笔墨集中 表现出对炸麻糍和奶奶的深情 带着不动声色的蛊惑气息 可称为佳作。

那些灿烂的细节

市实验学校城东校区八(14)班 郭谨豪

指导老师 张珊珊

我从柜子里 翻出了一把蒲扇。它蒙着薄薄的灰 增添了几分神秘。我慢慢地擦拭着 那层记忆也渐渐浮现。

夏夜 一片喧嚣。爷爷一直拿着蒲扇 坐在椅子上 遥望着远方。我呢 也常常坐在旁边 一边让爷爷扇风 一边听他讲新奇的故事。有时我也会抢过蒲扇 拼命地扇几下 妄想扇走寥落的星辰。爷爷在旁边笑着 就这么看着。最后怀着丝丝凉风 我把蒲扇存入了梦境。

秋日 丰收之景。连这小小的蒲扇 也带着几分果香。爷爷拿上工具 追赶金秋。我便放慢脚步 看着爷爷劳作 自己就躲在树下 不停摇着扇子 为他加油。有时 我也会把蒲扇浸了水 在爷爷身边猛地洒向天空 高喊：下雨啦 赶快收割了 加油！背着满满一篓麦穗 我跟在身边 得意地走着 扇着 扇落几朵云彩。

晒谷 斗智斗勇。这把蒲扇可谓帮上了大忙。贪嘴的麻雀认为遇到了天堂 成群结队地冲下来啄食。我于是拿上扇子 四处阻截 一阵阵 强风 吹得麻雀心大散 有了溃退之意。之后便如决堤之水 一哄而散。我跳着 扇着 又惊飞几只冒失的胆小鬼。

凝望已久 眼中闪过泪花。这蒲扇如此普通 却又如此意味深长。心中是平静的海面 却又随着回忆波涛汹涌。一闪而过的种种细节 如天空中灿烂流星烟火 短暂而美丽 永远留在我的心底。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 都说没有细节就没有艺术。本文借一把蒲扇引发相关的回忆，抓住了生活中细微而又具体的片段，节奏明快，字里行间透露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儿童情趣。

春风吹不生

市九中九(1)班 王佳乐 指导教师 王丹丹

门口有一条河 河水虽然浑浊 但在太阳下波光粼粼 倒也好看。右边有一座桥修得歪歪扭扭 像是一个老头在鞠躬。河水从桥下分开 一条向东流 一条向西流 我总喜欢在河边散步 因为那周围总能听到喜鹊鸣叫 沿岸还有几片小竹林 旁边一块草地上长了好几朵花 这花就是春风吹生而成的 我叫它 春风花 。

我观察它太久 便也知晓它在春夏两季盛开 冬天枯萎。那花的红 让人一闭眼 就好像能够看到她 可后来 想到那红 却也只有闭眼才能看得到。

我闭上了双眼 思绪飞扬 曾经的河边 春天开满了星星 夏天种满了翠绿 秋天充满了金色 冬天也不见荒芜 杂草好像永远散不尽。可这其中最惹人怜爱的还是春风花。这花真美啊！白底红纹 像一颗糖一样 又像一杯草莓味的冰淇淋 我第一眼看到它就喜欢上了。她是极简的 只有几片大而绿的叶子抽出 浓郁而充满春意 挺拔的茎干隐隐约约透出 再向上就是绽放的花朵 淡黄的花蕊向外延伸 白色的边缘在阳光下闪耀 像是勾勒出了精致的裙边 她像一位柔美的少女 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 诗意就灌满了整个春季 又像是一场彩色的雨 飘洒在这葱茏的大地上。

忽的 有一天田野变干净了 稻草没有了 池塘被填满了 花花草草都搬家了 仿佛就在一瞬间 油菜地、芦苇、桃树全都没有了 地里变得光秃秃。出门听不见鸟声 风雨鲜少吹 就连河水也不再停留 变成了一块破布横亘在大地上。取而代之的是 红的黄的蓝的大卡车 以及这点田地都放不下的钢筋水泥。春风花曾不知停歇地到来 而现在逃走了。

我觉得心里少了什么？难受到要命。我沿着河走啊。我走了很久 走到尽头 看到了那几株幸存的花 又突然觉得好多了。甚至心存感激 于是一边看着 一边又害怕下一秒就从美梦中惊醒。

我于华夏野，且行且小康

温西中学九(1)班 杨可晗

泛黄的古卷 渗透的华雨 卧千古 久困于穷 冀以小康 的蹉跎 让时光一下子行距万里。小康 一个中华民族的国梦 一个世界为之侧目的奇迹 一下又一下地冲击我的思想和灵魂。

我独自伶仃的孤道上 小康甚嚣尘上。四十年前 一个老者站在华夏的高台上大声喊出 小康 二字 跨越久困于贫的沟渠。四十年后 华夏拔丁抽楔 涉越小康之锦绣于四野 跨及五湖。于是十八洞村褪下灰白襁褓的衣衫 裹上华袍 于是彭水涂上艳艳脂粉 枕山襟水 霞裙月披 于是天窗云岫 华夏的罅隙里迸进天光 从此红鲤腾天 九州辉煌。

小康之始 启于华夏。十年文革 经济寥落 虚霏枯落 混乱席卷中国。然而夜幕黯淡倦怠到一定程度之时 星星就会熠熠生辉。是故邓小平对日本说：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是故华夏在伤痕累累下破开历史的残漏 奔赴小康。

小康之兴 盛于人民。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识荣辱 。不知是进入文明时代后就渐渐繁衍的一夫多妻制 还是北宋风靡 大清泛滥的三寸金莲 人民的思想湮灭于封建礼教之中。却有习近平走在大道上 言：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攻坚克难 砥砺前行。以足衣食哺灵魂 兴繁的小康惠及人民。

小康之末 全于举国。十七年前 一场 非典 的瓢泼大雨滴洒在每个人的心间 人人自危 十七年后 时代的灾难加剧 无人作笑。天高地迥 生死难料 无人举头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 只有举拳奔赴 我有一事 生死与

田没了 其他地方还有 蟋蟀没了 可以再找 可春风花没了 就真的没了。即使是有同样的花 可也不叫春风花 即使有同样的春风花 也不长在这河边。河边的春风花不多了 我以后就要看着这几朵花过日子了。

可房子才开始建啊 我放心得太早了些。

草地左侧堆起了水泥 压死了几朵 右侧围起了围栏 被人又踩死了几朵 路人见这花凋零 拔了就拔了吧 于是又摘了几朵 剩下的在太阳和雨水的冲击下 又枯死了几朵 当我最后去看时 就只剩下一朵 既 not 红 也不完整 像是死了一样残缺的春风花 她因为长得不好看 没有人愿意摘了。不过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如今她长成这样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可是有谁又知道呢？这原本是往年长得最为茁壮 最耀眼的一朵。我心里可怜她 竟落魄到如此境地 又可怜自己失去了这么多属于自己的春风花。我们两个 就像失落的游魂相互安慰熬过了一整个夏季。在秋天到来的那一瞬间 她落下最后的一片花瓣 我佩服她的顽强 却也无奈在心里向她道出了感谢和再见。

第二年的春天 我沿着河边奔跑起来 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我停了下来 我没有看到那红 且自此以后的每一天都没有再看到了 春风早已吹起 却吹不醒那春风花。

后来楼盖好了 停了几辆车 来了很多人。我却再也生不起气来 我知道失去了的 再也回不来了 我睁开眼睛看着重重叠叠的楼房 我的心像被石头狠狠地压住了。我被包围了 就像那河边曾经的春风花。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 城镇化建设难免要以牺牲一些美好的存在为代价 比如文中的 春风花 。作者选取细小的角度 以 春风花 的遭遇来写城市文明推进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有着 滴水见太阳 的效果。

题里人生

市六中八(6)班 应锭昊 指导老师 周华

这是一道题。

这是一道数学好题。

这是一道使我兴奋不已的数学好题。

我凝视眼前的题目 瞳孔逐渐放大 嘴角缓缓上扬 忽然听一声巨响 我一跃而起 竟跳到床上蹦蹦跳跳 肆意妄为地拍击着周围的物品 眉目里尽是疯癫。又只见得猛地一荡 我大跨步跃到书桌前 随手扯来几张草稿纸 抓起了笔 攥紧了尺子 笔在指间 动着疾雷 在纸上诡异地滑动着 勾勒着 似天翻地覆 似凤舞九天 而又小心翼翼 点触之间尽是细致 生怕一处地方墨水浓了 便糟蹋了整张纸。面目逐渐浮现 逐渐清晰 逐渐动人 寥寥数秒之间 一个精妙绝伦的几何图形便呈现在我眼前。

竟是我从方才那道使我兴奋不已的数学好题里得了启发 灵光一闪 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道更精妙的题目 不由得激动至极 方有方才之景。我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静静地端详着这婀娜多姿的几何图形 只见得一个个杂乱的点有序地排列着 细细的线条似疾走的龙蛇 连接着这一切 应是天上星辰之阵位 演绎着天机玄妙。

我顿时便痴了 只记得那图形微微地笑着 却不和我说话 只是嘟嘟囔 一本正经地拍动着他的小手。我傻笑着 轻轻地拍打着纸上的灰尘 小心翼翼地捧了起来 仿若不可侵犯的神圣。我的脸贴近了他 听着他的心跳 那 砰砰砰 的声音 竟是我的。我要把他给同学看 给老师看 我要永远珍藏他！我陶醉不已 将纸轻铺在书面上 在图形的一旁补上题目文字。却时不时皱眉 一不小心把一个字写难看了 便将这张纸揉成一团 直接扔掉重新来过 我实不容任何污浊沾污我的神圣。许久过后 终于完成了 我大舒口气 似解脱一般 正要再将题目好好欣赏 只听得笔落在地上清脆的声音 我忽地发现了什么。

我的头不禁往后仰 眉头紧皱 眼睛瞪得像铜铃 鼻子愈来愈愈扁 喘息声逐渐变大 面目逐渐僵硬 逐渐扭曲 却仍是微笑着 甚是恐怖。我怎料得 我苦思冥想出的题目 本来心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 学生作文中感叹题海愁苦的比较多。这篇文章 能另辟小径 用生动而细腻的动作、神态描写来书写驰骋题海的痛快 流畅连贯 呈现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思需要十几条辅助线 竟不用辅助线也能做出来

我不肯放弃 不愿自己的苦思冥想化为子虚乌有 我绞尽脑汁 汗流浹背 不断地拨弄着我稀疏的头发 可始终无法想到如何修改题目。我大拍桌子 我欲哭无泪 想起方才竟为那无法实现的美好 如此兴奋 如此痴迷 如此执着 便觉可笑。我终是厌倦了思索 随意地甩开纸 默默地在椅子上坐着 亦忘了所思所想。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疲倦地起身伸了个懒腰 命运却喜捉弄人 一个修改题目的思路悄然浮现。我默默地注视着 他 终是平淡 已无了方才的兴奋 痴迷与执着。我总觉得方才所为一切有些相像 似乎已上演了无数次 也不知还将上演多少次。对呀！平生不便是如此 我出过多少题目 兴奋过多少次 激动过多少次 疯癫过多少次 陶醉过多少次 遇到过多少挫折 又克服了多少困难 临摹过多少次 揉碎了多少纸 曾说过一定要永远珍藏 如今却连踪影都找不到。

那些题目被水平飞速提高的我遗忘了 最终在不经意间被揉碎了 携带着那些岁月 匆匆逝去 如今忆起也模糊了。我无力阻止他们的逝去 也无功阻止他们重演 仅因为我对数学的热爱 我的成长 我的变迁。

纵然如此 我仍认为我今日所为 昔日所为 以及将来所为 绝非无意义。兴许只是自我折磨 却也的确提高了我的数学水平 也的确让我虚无的人生有了光明 有了信仰 有了追求 让我的岁月不再空茫。那些纵然时光飞逝 洗成绯红 洗成微漠 也会在记忆里长存的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是任何事物也无法抹去的。

我默默地看着书桌上杂乱的纸张 只觉触目心惊 但我仍是抓起了笔 如往常一样 修改着 写着 揉着 写吾之浮生 写这题里人生。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 文章来源生活 带着作者的亲身体验 真实可信。采用拟声词来做标题 是很大胆的创新 既引发悬念 又含蓄地表达主题 是文章的一大亮点。最后一句点明中心 属于 点睛 之句。

冬 冬 冬

市三中七(8)班 林昱佟

呼 一路公交车在车道上奔驰而过。我不觉心中一惊 怕是赶不上了 可是本来无望的事 大胆尝试 往往能成功。

还好赶着回家的人有很多 公交车的门口挤满了上下车的乘客 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我跟着人群上了车 不知是谁在前面推了我一下 我一个趔趄 差点没摔下去 可是一个调皮的硬币却从我的口袋中掉落下去 发出了叮铃声。

车门关上了 人群拥上来了 自然是捡不回来了。我趁着人群拥挤 只投入一个硬币 慌忙地跑上了车 不知心中是庆幸还是内疚。

坐在颠簸的车上 心中思绪万千 窗外的风景好似不再美好 呼啸的寒风好似在控诉着我。我突然瞥见那个后视镜 马上将目光缩了回来 生怕与驾驶员的目光相遇。硬币与铁罐碰撞时发出的 咚 咚 咚 每一次都击碎了我的心。

因为心中的空虚 差点误了下车的时间 还有一节英语课！坐在教室里 老师一声声的教导仿佛都化为了

原来，这段路不长

市九中九(5)班 王成兰 指导教师 王丹丹

两点一线的生活 常使我的生活枯燥、乏味。一个人走 回家的路是那么远。

一如往常 我踏上这条不变的路线 路上行人稀少 只有匆忙的车辆疾驰。拐过弯道 忽的 一个中年妇女出现在我眼前。

她正推着一辆自行车 车后座连同座位捆绑了一张床板 还有几根生了锈的蓝色支架。这自行车好像一匹老马 摇摇晃晃 歪歪斜斜 一步一步 而推车的人 则更像一个车夫。

忽然间 她像是要倒 我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 但马上 她又调正了车头 晃晃悠悠 摇摇摆摆着前进。前面是座小石桥 往常随意一走 也就过去了 而此时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坡度。

此时 风一吹 床板一晃一斜 像是控制不住要马上倾倒了 床板上的东西好似也要纷纷落下 为了顺利上坡 她把身子压得更低了 我急忙追上去 扶稳那不安分、一边偏的床板 她直了直身子。前头一辆刚停稳的电动车见状停下来 车上的女人往这边张望了一下 我分明看到她脸上的一瞬间显露出了犹豫 但很快 她又发动车子离去。

下了桥 她转过来连连道谢 说得最多的一句是：还是好人多呢！等她差不多能够正常上路 我绕过她的车 走到了她的车头。蓦然回首 她真的好像我的母亲。一摇一摆 步履艰难。我看了手表 沉思片刻 还是转回去帮她 反正也不着急。

我们的速度快起来了 自行车也顺当地转起了车轱辘。

阿姨问我一些概况 我们聊了起来。还是老乡呢。她说：那真是谢谢你了！路过一家超市门口 阿姨说要买瓶水。她稳稳把车靠在地上后 进去了 我在外面静静地等候着。好一会儿她才出来 手里只拿了一瓶橙汁。她一定要我收下 推搡之中 我看到了那一双老手干燥 有裂痕 指甲缝中还有乌黑的气味。我再三推辞不过 佯装收下了。接着我们又再次上路了。

谈笑间 她到达目的地了。我确定阿姨把车靠稳了之后 拔起腿就跑 隐约可以听到身后阿姨追喊：小姑娘 水！

奔跑的途中 我再次想起了母亲 她从不为自己多花一分钱 好比我们一起走 她常问我渴不渴 要喝什么 但如果是她自己走 她常是忍忍 回家再喝。

这个阿姨 就像母亲 将心比心 举手之劳 还要谢谢吗？

一切都已经让我忘了路的远 第一次发现 原来 这段路并不长！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 文章记叙了回家路上 伸出援手帮助一位阿姨的事情 传达出助人后的愉悦。题材和构思都比较传统。如果结尾处能够延伸出去 可能文章的立意会相应提升。